

# 锁贝山轶事

郑士谦 王洪波 著



# 锁贝山轶事

● 郑一林



# 锁 贝 山 轶 事

郑 士 谦 王 洪 波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67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 10067·372 定价：1.55元

印数： 0001——6,500 册

##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图门和白金龙，原都是旧社会的奴隶，解放战争中又都当了骑兵，驰骋疆场，建立过功勋；但建国后，一个对祖国人民赤胆忠心，在改造锁贝山的事业中，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凯歌；另一个则由道德败坏发展到叛国出逃，结果摔死在万丈悬崖之下。作者以朴实的笔触，绘出了内蒙草原风光和牧民生活习俗，塑造了各种人物，是一本思想内容健康而又富有人性味的文艺读物。

## 第一章

一九六二年冬末春初，地处祖国北疆的锁贝山，落了一场大雪。

清晨，白皑皑的雪原，被一层黄油油的轻雾笼罩着，空中飞舞着闪闪发光的冰星；到中午，冰星凝结成晶亮晶亮的雪花，纷纷扬扬，等到在空中互相沾成一个个轻团，才翩翩落地。雪团在地上絮呀、絮呀，絮成一床厚厚的雪被。夜间狂风骤起，又把地上的雪被掀翻，扯碎，旋到空中，随地抛洒。清晨起来，你看吧，地净了，雪光了，仿佛落雪只是一场梦。可是看看树下，墙根，沟坎，所有背风的地方吧，雪堆得比毡包高，要等清明以后才渐渐融化哩。

平日忙得团团转的锁贝山大队党支部书记图门，今天一反往常，坐在自家的毡包里，暖屋暖炕，热茶喝得身上汗津津暖洋洋的。他敞怀露肚，怀里抱着女儿小鸿嘎鲁，身边还有左邻右舍的好几个六七岁的淘气包；梳木梳背的，留朝天槌的，脑瓜壳剃秃瓢的，还有脖子后面留老毛的。一人一个样儿，煞是好玩。他们，有的趴到图门肩膀上，有的摆弄着他的大脚丫儿。有的薸他那黑黢黢的胡子。乍一看，真象百子正戏喜幸佛呢！

孩子们缠着他讲故事。他讲了一个又一个。小猫小狗的童话，孩子们听得入神；斗狼抓蛇的故事，孩子们最爱听了，听得爸爸妈妈叫不走。那个脑瓜壳剃秃瓢的打起呼噜来了，

还挥舞着拳头“杀杀杀”地说梦话。

此情此景，出现在祖国深受自然灾害的时候。图门啊图门，你是有意以精神生活的欢乐去冲淡由于物质乏匮留在孩子心上的阴影吧。

突然，图门接到通知要他到旗里开会，使欢快的气氛荡然无存。这样的天气开会，一定有什么非常情况。他连汗水都没顾得上擦，就急忙蹬上皮靴，扎好腰带，搬鞍备马，匆匆告别了孩子，和妻子敖力玛连招呼都没打，便直奔旗政府去了。

在旗政府，他听了一个重要报告。内容出人意外：一个原来的兄弟邻邦，居然背信弃义！趁我暂时困难进行突然袭击，撤走专家，单方面撕毁合同，并且立逼我还债……不然，就只有乖乖地随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党中央毅然决定，全国节衣缩食，勒紧腰带也要还清债务。为此旗委领导要求各大队支部书记回去摸一下底，库存多少粮食、牛、羊，除自留的看还能上缴多少。

他听了既气愤、又痛苦，气愤的是这位所谓的“老朋友”为什么这般不讲信用和义气，痛苦的是大跃进以来，群众生活够困难的了，还要他们挤出粮食、牛、羊上缴，他感到不好意思向群众张口，一种有负于群众的感情袭上心头。

图门离开旗委，太阳已经偏西了。往日他出来开会办事，结束后总是那么急急匆匆往回赶。不论在大队里，还是在家里，总有一张张笑脸在等着他，望着他，他也离不开那个地方，每当离开两三天，他就会吃不好，睡不好；可是，今天他信马儿慢慢走着，想着回到大队后怎样先开支委会，党团

员会，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应该怎么讲，讲什么。马儿走到大川沟洼，这儿草特别高，雪没有全把草封住，他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在这里边钻动。仔细一看，原来是黄羊，他毫不迟疑扬鞭催马，驰进了洼里的深草沟。天黑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觉得有什么东西老碰马腿。在马肚子底下钻来钻去，惊得坐下马直来回蹦。他侧身伸手一抓，竟摸到了硬邦邦的公黄羊犄角。还未抓住大犄角一拔拉就溜了，随之又挤上来一个。急于探明情况，他使劲闭上了眼睛。少顷，突然一睁，这一下看清了，身前身后，马前马后，全是黄羊！往远处看，影影绰绰，好象整个草洼子都在晃悠。他再闭眼睁眼看看，啊呀呀！看到千万只小眼睛在发光。它们忽忽悠悠，挤满了长长的草沟、雪地。它们并没有静止卧倒，而是逆着北风拥挤着，蠕动着。

黄羊为什么走得这样慢？图门当然知道，黄羊走得慢，决非本性如此。这东西灵巧极了，俗称草上飞。它要跑起来，再快的野兽也比不上，这东西生性驯良，一不会咬，二不会踢，三没心眼儿，之所以生存至今，能够子子孙孙代代蕃衍下来，就靠大自然赐予的四条腿。它那两对蹄夹，只要一沾草颈，就一下能把身子弹出丈八远。而今，这么多黄羊缓步徐徐前行，如大会散场，实在是太多，太挤，走不动啊！

图门估计了一下，这群黄羊，最低不下一万只。啊，一万只。即使一只挤一只，也要挤满十里长沟哩！

小时候听老牧人炫耀，说某年某月，曾遇到过一千只黄羊，说者如讲“天方夜潭”，听者无不唏嘘惊叹。图门想，我要对别人说今晚所见的情景，有谁能相信呢？准会说我把牛皮吹了八个眼，夸大得没边没沿了呢。

使他困惑不解的，是锁贝山下，咋能有这么大群的野黄羊呢？多少年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啊。

仔细一想，他明白了。对的，千江万河，汇成大海。如今整个草原、全旗、全盟，都在狩猎，对它们进行围剿，它们便从四面八方，被哄赶，汇聚到这儿来了。还有，这突起的风暴，也许是它们集群结伙的一个因素吧？

图门慢悠悠地随着羊群往前移动着。

奇怪，为什么羊群的行动加快了？而且羊儿在骚动，“啾啾”连声。后面的催赶着前面的，在顶架，在腾跃，从他的马侧带起了呼呼的风声。啊！很显然，前面的羊儿已经跃出大川沟洼之外了。

羊群行进的速度还在加快，风力也越来越猛。浮浮游游，浩浩荡荡，象海水涨潮，黄腾腾的浪涛在奔涌。

虽然离国界还有一段距离，但图门似乎意识到什么，毛发立刻竖起来。不能踌躇！要立即催马加鞭驰出沟塘，抢到羊群前面去，将羊群往回赶，哪怕是惊散了，变成小股小帮也好。他顺着山谷边，斜刺里往前赶上去了。天哪！越往前走越宽了。黄羊何止一万只！

四顾茫茫，脚下坎坷，夜间奔跑，就靠着马的眼力了。人是看不清道儿的，一旦马失前蹄，陷进雪坑，就算革命到底了。可是他赌气又想：如果不是大雪覆盖，夜色昏暗，这一地带，哪个小坑，哪道沟坎，不认识我图门？管它哪！马儿呀，你快快跑，看准了路，快抢到羊群的前边去！现在是你报效主人，报效国家的时刻了。

马儿知人意，果然奋蹄疾驰起来。

心里高兴使他早忘记了寒冷。图门虽觉得鼻尖火辣辣

的，象针尖在刺，但他没有在意。不就是遇热会脱层皮吗？又奈我何？他用冻硬的手闷子，抹掉了凝结在胡子上的冰块。可是，一看旁侧的羊群还没找到头，他有些慌神了。咋办？要不就拦腰截断了吧？保住一大半也不错嘛。但他又想，没有到国界，不能这样干。这笔财产是祖国的。一根羊毛也不能叫他们白白得了去。

时近子夜，天黑得象锅底。他随着羊群，走了已有三个小时了。人的眼睛真怪，时间一长，反而适应些了。不但能看到羊群忽忽的走动，还能看到从它们身上发出的腾腾热浪。他听着喳喳的踏雪声和踏草声，嘞嘞的呼叫声，真好似千军万马在行进。黄羊的洪流滚滚北上！

猛抬头，铅砣似的乌云突然裂开了一条缝隙。就在这一瞬间，图门看到三星西斜，已是凌晨了。连冻带累，图门浑身象散了骨架。头，一阵阵眩晕。他心里告诫自己，要再接再厉，坚持到底，巧亏一篑的教训还少吗？马上赶到羊群前面，拦头鸣枪，就能截住整个羊群。

他双脚磕蹬，刚要前冲，不由得大吃一惊。差点儿撞到界桩上！

“见鬼！我们的国土上怎么冒出根界桩？！”他惊异地勒住马缰，勒住马停了下来。

## 第二章

这时图门似乎觉得影影绰绰有人在尾随着他。但他决不畏惧，决不后退，一个信念驱使着他：巨大的黄羊群是祖国的财富，拼上老命也要圈回来。

马蹄踏踏，和着心脏跳动的节拍。图门浑身的血液在沸腾，在燃烧……

他心里一时清醒，一时朦胧，方向也似清非清。就在这时，他在马上打了个盹儿，一阵冷风又把他吹醒了。

他陡然一勒嚼环，马儿扬了下前蹄，打了个盘旋，转回身来。突然，从他前后亮起了一圈聚光灯，照得他睁不开眼。

接着，四周摩托车全部开来，震得大地颤动。呵，图门突然意识到，摩托车显然是往北哄赶黄羊群……

他明白了一切，大声痛斥道：

“不准劫掠我国的黄羊！我抗议！强烈抗议！！”

“咯咯、嘎嘎、哈哈”，一阵死皮赖脸的得意狂笑。

他躲开光柱回头一看，七、八个人已经把他围了个弧形。他们身穿土黄色粗呢大衣，腰束武装皮带，皮带上挂着马刀，脖子上吊着自动枪。

他们是骑兵？但却有这么多摩托。军人出身的图门，在几秒钟内作出了判断：面前的士兵是他们的边防军，属于骑兵。摩托车显然是为劫掠黄羊或者还要干别的勾当的特遣小队。看来他们埋伏的时间不短了。界桩，肯定是他们趁着大

风挪过来的。

这是马虎不得的。他向黑魆魆的远方眺望了一下，更清楚了。我们的十三敖包还在前面，明明是他们进入了我们的地界。

图门理直气壮地质问：“你们谁是头目？”

他们面面相觑，没人答话。“嘟嘟嘟”，一辆单人摩托车开来了。噢，想必他就是头目了。

那人一下车，图门跨前一步，厉声说道：“你们今晚闯进我国领土，侵犯我国主权，霸去了上万只黄羊！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

那人先嘀哩嘟噜说了几句什么，接着用蒙语道：“朋友，你搞错了吧？提抗议的应该是我们，不是你。你低头看看，你的脚踏在了界桩的哪一边？”

图门怒不可遏，气愤地说：“卑鄙的伎俩，是你们偷偷移动了界桩。”不等对方还嘴，图门用手一指说：“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站在了中国的十三敖包的哪一边？可惜呀，你咋没把二百多年的中国敖包也挪过来？”

那头目无言答对，十分狼狈，原地转了一圈，对着他的部下，大嗓门地吼叫了一阵子。几个士兵一拥而上，图门的枪被夺了，接着不容争辩，七手八脚，把图门五花大绑两眼蒙上黑布，拖着，拽着，塞进了一辆三轮摩托车的拷斗里，开走了。

图门坐在疾驰的车斗里晃悠着，颠簸着，碰撞着，全然失去了痛疼的感觉；真是五脏六腑都气炸了，心在颤抖。只觉得这群家伙蛮不讲理，欺人太甚。上万只黄羊被强行掠去，如今还要抢人。看来，他们的胃口，大的吓人哩。万把

只黄羊哪能填得饱，恐怕有更大的企图吧？……

大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车队“吱吱、呀呀”，相继站住了。士兵们给图门解开绳索，扯下蒙眼布，把他带进一个宽敞的房间。灯光一晃，图门顿觉一阵晕眩。待到稍微定定神之后，一个士兵给图门推过一把椅子，从银制咖啡壶里给他倒了半杯红茶。那个头目迈着从容的步子进来了。他笑容可掬，态度和蔼。

“我们先认识一下吧。啊？我叫乌里诺夫，边防团少尉。朋友，说来我们还是乡亲哩。我的曾祖父就出生在锁贝山北坡的敖包营子。来来来，喝热茶，天气好冷哟。”他从盒里拿出几块方糖，“咣咣咣”给图门放进了茶杯里。

图门斜瞪了乌里诺夫一眼。他推开茶杯，站起来说：“这么说你是中国人啦？”

“对、对。”乌里诺夫点头应着。

图门也冷冷地一笑：“那你是什么时候叛逃过来的？”

乌里诺夫一怔，但马上又收敛了回去，依然装出和善的样子：“老朋友，初次打交道，咱先不谈这个，你先喝口热茶，祛祛风寒。”

“你们已经公开绑架、勒索了，还要什么招待？！”

“唔，你这样说就不对了。真正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是中国，忘恩负义的是中国，侵占我国领土的也是中国！锁贝山是谁的？咱俩无需争辩，我想你迟早会看到历史的真实……”

这番话，加上这位少尉的阴阳怪气，装腔作势，不仅使图门作呕，而且觉得阴风透过脊髓，全身气得战抖起来。

正在这时，一个士兵在桌上摆好刀叉碟勺，另一个端来

了烤羊串，烧牛排，土豆牛肉汤。乌里诺夫则一手提瓶俄罗斯克，一手提瓶伏特加，脸上显出更加得意的主人的笑容说：“喂！朋友，你爱喝什么酒？这个？这个？还是喝别的什么？”

图门看到奴才露出主人相，再也无法抑制涌到心头的愤怒。他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我喝杏花村！我喝杜康！我喝茅台！你们少来这套！难道你是请我来喝俄罗斯克的吗？你应该先打欠条，写明某年某月某日，蓄意侵入中国锁贝山地区，深入十五公里之多，绑架中国公民一名，掠夺黄羊一万余只。后面，再签上你这位少尉乌里诺夫的大名。”

少尉他之所以压住火气，装出一副笑脸，以“礼”相待，自有他的如意算盘：想获取锁贝山的人质，没想到意外地得来这么一条大鱼——锁贝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要想得到这片地方，就要争取这里的人，党支部书记自然是再理想不过了。刚才用电脑仪器探测表明，一万多只黄羊，已全部进入本国境内，有关部门，正用直升飞机的激光辐射办法，将这批黄羊杀掉！不需多久，就可远销海外，换回大量外汇。这无疑有我乌里诺夫的一份功劳。如果再把人质送上，那岂不是功上加功，可以邀功请赏，官运亨通了吗？……

乌里诺夫越想越得意，面部肌肉抽搐了几下，又笑着说：“老朋友，依我说，你还是想开点，用饭吧！活得自在，吃得香甜，才是聪明人哩。”说罢，他摇晃着脑袋退了出去。

一个士兵见少尉出来了，急忙趴到他耳根上诡秘地说：“少尉同志，她在您家等您哪！”

少尉刚露出笑脸，仿佛又想起什么，马上又拧起了眉毛。士兵急忙补上一句：“你那位不在家，从娘家捎信来，

后天才回来哪！”

“小机灵！”

说罢打个响指，吹着口哨走了。

图门气愤填膺，本想绝食以示抗议。可是转念一想，三条肠子空了一对半，心慌腿软，等会想拚搏，想逃走，连点力气都没有。搁着饭不吃，这不是自己跟自己为难嘛！嘿嘿，留着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索性先吃饱，养精蓄锐，再找机会逃走。

真没想到，他刚抄起一块牛排，乌里诺夫又进来了。

“这就对了！吃吧，朋友。这才够交情。你是锁贝山人，我祖父也是锁贝山人。我们纵然没有愉快的开始，也该有愉快的结束。我希望你能为我们两国架起友谊的桥梁。”

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蒙语。图门想，莫非他真是祖居锁贝山？他仔细端详了端详，还真有点象。高颧骨，短下颏，阔面，大耳……

图门不禁问了一句：“少尉先生，这么说，你是蒙古族？”

少尉十分亲热地说：“朋友，承蒙相认十分荣幸。我祖居锁贝山。有人把成吉思汗说成黄祸，然而我承认那是我的祖先，并且至今不悔。我是圣祖的孝子贤孙……”

图门忍无可忍，甩掉牛排，忽地站起来说：“胡扯！你背叛祖国，卖身异邦，助桀为虐，丧尽天良；就是真的祖居锁贝山，你也是锁贝山的叛逆之徒，圣祖的不肖子孙。匍匐在人家脚下的一条走狗！”

“你……”少尉被骂的满面青紫，皮肉痉挛；他猛地将手扬起，又无力地放下。说了声“走着瞧！”拂袖而去。

紧接着，两个士兵闯进来，将图门强拉硬拽，推进一间小

屋。只听“咔嚓”一声上了锁。

夜更深，万籁俱寂，大地沉入梦乡。少尉大概早和他的情妇鬼混去了。

透过天窗，图门看到乌云绽开，露出稀疏的星斗；特别清晰的要算猎户星座，它的大勺柄，又为迷路的人点亮了路灯。三星却找不到，它若降落，天就要亮了。

图门从地上爬起来，活动了活动身腰，驱赶着一天一夜的疲倦。一个主意拿定：要赶快逃走！

他观察了半晌，这个鬼屋子，密封罐似的，只有天窗是条出路。这么高的天窗，蹬着床边上去。他把床竖起来，象玩杂技，总算爬上去了，但是够不到天窗。凭着当兵骑马练就的腾跃本能，他纵身一跃，双手居然抠住了窗框。用头试着一顶，竟把天窗拱了道缝。希望的星光在闪耀。他慢慢探出头，机警地四下看看，离他不到三十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哨所，开着三面小窗可向四外探测，门口站着一个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只要身子一出来，准会被他发现。而这样吊着，即使用下颏压着窗框，多少减轻点手的负担，又能坚持多久呢？

正当图门手酸颈痛之时，一阵冷风吹过，哨兵缩着头，抱着枪，回到了小屋里。

图门趁此机会毫不迟疑地用头将两扇窗子全拱开了。然后，攀双杠似地双手一用劲，爬出窗外，整个身子匍匐在房顶上。

远处鸡叫了，这预示着天要放亮。必须争分夺秒！他睁大一双明亮的眸子，死死盯住哨所。哨所里无人出入。他把住

房檐，轻轻溜了下来，正好看到哨所的另一侧，停放着一辆摩托车。似乎还发出轻微的马达声，图门心中暗喜。他弓身、碎步来到摩托车前。伸手抓住车把，推起摩托车就贴着墙根走。走出不到五十步，正要扭开油门，开动离合器飞驰，不料迎面走来一个人。

真是冤家路窄。来人正是乌里诺夫！

“伊万！伊万！怎么？我的车停火了？”

幸好图门也懂些俄语，便急忙用俄语回答：“少尉同志，车子声音不对，出故障了。说完蹲下隐蔽车后，装作在修车。

少尉睡眼惺忪，双手哆哆嗦嗦正扣着皮带，找眼儿，摇摇晃晃来到车跟前。

“伊万，你快修，我立刻出发！”说着，他也蹲下身来，嘴里喷出一股酒气。

图门用眼一扫，打量了一下两人处的距离。

恰在这时候少尉看出修车的不是伊万，而是他们的“俘虏”。他一个鱼打挺蹦起来，倒退了两步，回手就摸皮带上的手枪。

图门跨出一步，闪开摩托，伸出右腿，上身一拧，就地一个旋风脚，扫裆腿。还没等少尉开枪，“咕咚”一声，早就被扫了个大马趴。图门灵机一动想到不能和他在此纠缠太久，要争取时间，尽早逃离虎穴。说时迟，那时快，他扑上去，攥起他那铁锤一样的大拳，照准乌里诺夫的脑门连砸数拳，见乌里诺夫已被砸昏，立即驾起摩托，歪歪扭扭，蹦蹦跼跼往南急驶。约摸走了七八公里，回头一看，真怪，后面无人追赶。黎明前，景物依稀可辨，远远望去，有几匹大洋马在草地上撒放着，“突突”喷着响鼻。

他把摩托丢到草地上，便走过去牵马。

借着黎明的微光，可以看清马背上的鞍痕，这无疑是军用马，心里更有了底。

图门选中一匹紫红的大马。

他走上前去，摩挲它的肚腹，后胯，又拍拍它的脖项。然后飞身一跃，蹦上马背。左手薅马鬃，右手拍着马胯，呼啸一声，向正南驰去……